

南宋绍兴攒宫位次研究^{*}

刘毅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研究员)

南宋皇陵只是有待奉迁的攒宫,规制相对简约,元兵占领临安后又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历代皇陵的著录和研究中一直是薄弱环节,甚至诸陵的位次也出现了异说。本文对南宋至清代的有关文献记载进行甄别梳理,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探讨南宋诸攒宫的位次。

一、明清以来关于南宋攒宫位次的认识

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南宋诸陵位次的最早图像资料是清代康熙时董钦德等人编纂《会稽县志》中所附的《宋六陵图》(以下简称《康熙志图》)^①。据《康熙志图》显示:南宋诸陵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新妇尖之正北为孝宗陵,其西南为高宗陵,其东南为光宗陵、东北为宁宗陵;北区雾连山下正南为理宗陵,其西为度宗陵。其中孝宗、理宗二陵规模较大,各有围墙和三间享殿、坟冢等,孝宗陵还有宫门;其余四陵规模较小,只有简单的碑冢;陵区以西隔太宁桥为太[泰]宁寺。“诸陵仅存封树,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今亦颓废。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宰牲房一所,斋宿房一所。其右为义士祠。内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亩,田三十八亩九分^②。这种格局大约保留到距今七八十年前,1936年5月,陈万里先生考察南宋皇陵时所见高、孝二陵情况与之相吻合:“孝宗陵,四周有矮墙,还有几楹享堂,壁间嵌上十余块的御祭文碑记,此外一无可观。出孝宗陵不多路,就到了

高宗陵,更荒凉了,没有围墙,也没有殿堂,就是在一个阴森松林里面,一堆土,一块碑而已^③。后来不同的关于对于南宋攒宫介绍、调查、测绘所标注的陵名,都以《康熙志图》为基本出发点。如孙中家等人认为:“南宋六陵呈‘十’字形排列,永思陵、永阜陵、永茂陵三陵东西并列,南为永崇陵,北有永绍陵和永穆陵^④。黄濂在其《中国历代帝陵》中绘图显示,南宋皇陵分为两组,南侧一组,永思陵之东为永阜陵,永阜陵之东北为永茂陵,东南为永崇陵;北侧一组,永祐陵西南为永穆陵,永穆陵西南为永绍陵^⑤。此二说实质内容一致,唯后者增加了徽宗的永祐陵;虽然没有说明依据,但明显都是出自《康熙志图》。何忠礼等人认为,在新妇尖以北、今绍兴至富盛公路以南,自西而东为光宗永崇陵、孝宗永阜陵谢后、度宗永绍陵、理宗永穆陵、宁宗永茂陵祔杨后;雾连山以南(公路以北),自东而西为孟后、徽宗永祐陵(郑后和攒)、祔邢后、祔韦后、高宗永思陵祔吴后^⑥。此说虽引证了若干南宋文献,但也明显有《康熙志图》的影响。

明清时期地方志编纂通例,许多前朝事迹均照前志抄录。查万历《会稽县志》记载:南宋“诸陵仅存封树,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宰牲房一所,斋宿房一所。其右为义士祠。内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亩,田三十八亩九分^⑦。康《志》与万《志》文字几乎完全一样,惟多“今亦颓废”四

^{*}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宋代墓葬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780002)成果之一,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汉到明代墓葬所见民间信仰暨近现代华北民间信仰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70120)成果之一。

字。可见,《康熙志图》反映的也是明代认定的南宋攒宫位次。由此再向上溯,有一条涉及明初南宋陵的史料值得特别注意,“元至元间,杨琏真珈发宋朝诸陵,以理宗首骨截为饮器。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吴勉寻访到京(今江苏南京),太祖命埋之于城角寺。及览浙江所进地图有宋诸陵,命瘞于旧穴”^⑧。文中提到的浙江所进地图是十分重要的资料,它应该是明代修缮南宋陵的主要依据。查《明太祖实录》,重葬理宗头骨于旧穴,始于诏访历代帝王陵寝。洪武三年五月,“辛卯,遣使访历代帝王陵寝。……若有庙祀,并具图以闻”^⑨;同年六月庚辰,“遣使葬宋理宗顶骨于绍兴永穆陵。……绍兴府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于故陵”^⑩。永穆陵“顶骨碑亭”内竖时任绍兴知府张士敏所拟的“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碑文见于明清《会稽县志》著录。此碑大约40年前被打残为八块,用作绍兴地区师范学校宿舍基石,2006年7月在理宗陵址附近出土^⑪,成为探索南宋攒宫位置的重要物证。

按照万历《会稽县志》记载,明太祖下令寻访历代帝王陵寝,“浙江行省进宋诸陵”;洪武三年六月,礼部尚书崔亮“奉敕以理宗顶骨藏诸旧穴”;“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采,设陵户二人,有司都近陵之人看守。每三年一传制,遣道士赍香帛致祭于孝宗、理宗二陵”^⑫。因为孝宗、理宗二陵每三年享受朝廷祭祀,所以有建筑,至于理宗以外诸陵是否均经重葬,则没有明确记载;前引《明太祖实录》所述也仅限于永穆陵。从明清时期一些间接记载可以看出,南区帝后遗骸根本没有在明初葬回原穴。明人赵汭曾希望“求得植冬青故处,封域而表揭之,且记其事于郡乘,……毋徒曰疑以传疑”^⑬。清初全祖望也认为,在宋元天章寺故址“宜立穹碑以表之”;“闻执事欲移六陵祀典于天章,而大吏格之。……盖国家命祀只据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定例”^⑭。如果浙江所进宋陵图上标注了各攒宫的具体位置,明代所认定必在图上所标原位。明初至康熙间南宋陵区范围内没有再发生大的变故,诸陵又有陵户看守,朝廷定期差员祭祀,其位次应该不会再度紊乱。也就是说,《康熙志图》所反映的南宋六陵位次,应该

与洪武初所认定的位次一致。但如果熟谙宋代礼制就不难发现,该图所示诸攒宫位次与宋皇室埋葬习俗明显有悖,也与宋代其他文献记载不相吻合。《康熙志图》无法直接递推至南宋,它所反映的只是陵位或其他遗迹,而不是南宋各攒宫的本来位次。该图对于南宋皇陵确认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不能尽信。

二、南宋时期有关绍兴攒宫位次记载的解读

南宋诸攒宫的相对位置,见于若干同期文献记载,最系统的首推清人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稿》。笔者曾在《宋代皇陵制度研究》一文中认为该书对于南宋诸陵位次的记载是正确的,即以昭慈孟太后攒宫为基准点,其西北为徽宗永祐陵等攒宫,宁宗永茂陵在昭慈攒宫之侧一里许,其地当在昭慈陵园东或北方^⑮。该文不以南宋攒宫位次为研究重点,故当时没有引证其他相关资料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因《宋会要辑稿》缺载,对于理宗、度宗二攒宫的位置也没做说明,存在明显的疏漏。此后一些涉及到南宋皇陵的著述或研究报告引用过这一观点^⑯。

《宋会要辑稿》对于两宋列帝丧礼的记载,哲宗之后直接孝宗,缺徽、钦、高三朝;孝、光、宁三帝以下,理宗、度宗缺载;对于绍兴攒宫制度,徽宗至宁宗五帝记载比较详细,理宗、度宗亦缺载。对于南宋皇后丧礼,只记载了高宗宪圣吴皇后一例,诸后攒宫制度惟列徽宗显仁皇后和高宗宪圣皇后,哲宗孟皇后、徽宗郑皇后、高宗邢皇后各有少量资料附在徽宗永祐陵条下;其余宁宗朝以前其他皇后缺载,理宗谢皇后、度宗全皇后降元,卒于宋亡以后。上述内容分别记录了孟太后、徽宗至宁宗诸帝后绍兴攒宫的卜选和兴建,间接涉及到了各陵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兹摘录其要点如下:

哲宗昭慈孟皇后(隆祐太后)陵:“昭慈圣献皇后攒宫系随宜修奉”,“攒宫禁地四至各一百步”^⑰。

徽宗永祐陵:在“昭慈圣献皇后攒宫西北地段”,“离昭慈圣献皇后神围五十步外”^⑱,征地二百五十亩。

徽宗显肃郑皇后、高宗懿节邢皇后园陵:

“知绍兴府楼炤言：奉诏打量攒宫用过人户山地共计二百一十九亩五十七步，除数内五十七步〔亩〕三角一十三步，昨系人户潜昊、韩俊良、韩遂良献充昭慈圣献皇后攒宫禁地，先支还价钱每亩三贯五百文足，今来将上件地段充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神围并禁地讫，其余一百六十一亩一角四十四步，系潜升等九名地段，充懿节皇后神围，安奉御下宫禁地”¹⁹。

徽宗显仁韦皇后园陵：“今来永祐陵篱寨内，显肃皇后神园正西约一十九步，以来安立大行皇太后神园”²⁰。

高宗永思陵：“神穴地段系在徽宗皇帝攒殿篱围之外正西北，显仁皇后攒殿近上、正西向南”²¹。

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园陵：“神穴系在永思陵正北偏西”²²。

孝宗永阜陵：“神穴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那趱向南石板路上”²³；绍熙五年闰十月七日，“诏攒宫修奉司：今来修奉哲文神武成孝皇帝下宫，于永思陵下宫之西修盖”²⁴。

光宗永崇陵：“神穴系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²⁵。

宁宗永茂陵：“判太史局周奕等相视得泰山，形势起伏，龙虎掩抱。依经书于此创建大行皇帝神穴，亦合随即补治。……上谓使副曰：泰山与昭慈相去多少？使副奏曰：昭慈陵侧仅一里许，往来最便。上曰：甚善。乃从之”²⁶。

《宋会要辑稿》是迄今为止已知关于南宋攒宫相对位置最系统、最翔实的史料，以之为基础，参照其他文献记载，再结合宋代陵寝制度的基本特点，可以大体推定南宋诸攒宫之间的相互位置。宋代皇陵最突出的特点是卜选基址首重“五音姓利”之说，它的基本理论方法是把诸姓按“五音”分为五类，再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得出某姓所利的阴阳宅方位、地势走向。赵姓属角音，所利为壬、丙两向，所利的地势走向首为东高西低、次为南高北低。此说对宋陵选址、构筑的影响极大²⁷，两宋皇陵在总体上都遵循这一法度；各陵之间的相对位置规律，是尊长在东南、卑幼在西北。宋代帝后分葬，永安诸后陵在帝陵北神墙外偏西、下宫之南；多位皇后祔葬者，有些园陵在下宫以北。南宋攒宫在礼制、

习俗方面与北宋一脉相承，北宋皇陵中昭昭可见的特点，在南宋攒宫中同样也有明显的反映。

作为实际上的“南宋第一陵”，昭慈孟皇后园陵是整个陵区的一个重要基准点。孟皇后卒于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同年六月，“壬午，权攒昭慈献烈皇后于会稽县之上皇村，神围方百步，下宫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铅锡。置都监、巡检各一员，卫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节序，排办如天章阁之仪；改宝山证慈禅院为泰宁寺，专奉香火，赐田十顷。上事昭慈皇后备极孝爱，故园陵仪范，率用母后临朝之比焉”²⁸。《宋会要辑稿》记载，昭慈攒宫规模甚小，只占地二亩左右。赵彦卫论两宋皇陵堪輿有云：“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攒宫正在其下”²⁹。上皇山亦名宝山、攒宫山：“宝山，在县东南三十里，一名上皋山，今攒宫山也。东接紫云山，昔有龙憩山上，紫云乘之；旁联锡山，产锡之所；南抵下皋富盛山，西北接龙尾、若蕞诸山。山崦有赵家壩，一名赵乐壩，西塘里城。今禁围内陵兆所宅，乃其地也。山巅号白鹿尖、新妇尖、鸡笼山、五峰岭，其对案曰梅李尖。自宝山东七里有巨石，中圆窍，深可一尺，广可四尺，号凤皇窠。昔凤生双雏，从此翔去。今山下有上凰村、下凰村，亦名凤林”³⁰。孟太后攒宫正对新妇尖，应在其北或北略偏西。

徽宗永祐陵攒宫上宫在孟太后攒宫西北，两陵相距约五十步（250市尺）。永祐陵上宫西北为徽宗显肃郑皇后攒宫，显肃攒宫正西为显仁韦太后（高宗生母）攒宫，两园相距不足百尺，二皇后攒宫的北面或北略偏西为永祐陵下宫。

显仁攒宫正西略偏南为高宗永思陵攒宫上宫，其正北偏西为高宗宪圣吴后攒宫，高宗元配宪节邢后攒宫位置在《宋会要辑稿》中缺载，《宋史》记为：“攒于圣献太后梓宫之西北”³¹。按，邢后梓宫随徽宗、郑后梓宫一起归宋，一同攒葬于绍兴，位次应该在郑后之下，具体位置可能在永祐陵下宫西北方向，位于永思陵上宫北或东北。宪圣吴皇后攒宫北为永思陵下宫。

南宋皇陵卜建于绍兴，最初只是权宜之计，孟太后暂厝宝山有“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的功用³²，到徽宗帝后梓宫南还时，新妇

尖一带还不是理所当然的安厝地。绍兴十二年(1142年)，“七月十一日诏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懿节皇后攒宫吉地，令临安府召人陈献，将来优与酬赏”；道士潘道璋曾经“献会稽山龙瑞宫地”，也供备选^③。到了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十一月，高宗生母韦太后攒于永祐陵西，其冬，“新立四隅，四隅之内回环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迁徙、屋庐悉已毁彻，寸土尺木率归于官，今皆为禁地”^④。是时乃有尽迁界内士庶旧坟之议，朝廷中已经有人将这一带与永安北宋陵区并列。一方面由于昭慈皇后卜葬时、甚至徽宗帝后卜葬时朝廷并没有做长期打算，另外也是因为南北方地形地貌的差异，绍兴攒宫兆域狭小，远不如永安陵区回旋余地大。徽宗永祐陵上宫因为“昭慈圣献皇后攒宫西北百步禁地之外，……地形低下，不可安穴分立神围”，不得不逼近“于禁地五十步内分穴”^⑤。高宗攒葬时已经面临着土薄地卑的问题。“绍兴初，六飞驻越，昭慈圣献皇后上宾，因卜地，权殡于会稽上皇村，盖便于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侧，并举显肃、宪节二后祔焉。显仁、高宗继从其兆，则迫隘已甚矣。……自昭慈之西，连用五穴，山势渐远其地愈卑矣”^⑥。到孝宗卜葬时，这个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太常少卿詹体仁有“永阜陵地势卑下，非所以妥安神灵”之说^⑦，因为高宗永思陵西北地薄不堪用，于是“改卜于新穴之东”^⑧。本来判太史局荆大声等相视，孝宗“神穴合在永思之西，缘其地土肉浅薄，虽民有献者，又皆窄狭，与国音相妨。乞于永思之西向南近上安建”，朝廷不以为然。按行使赵彦逾“请别命官按行。……乃言乞就昭慈、永祐下宫安建，比之大声所定高六尺三寸。改命孙逢吉按行，乞那趲向南石板路上，比前所定增上一尺，委实高厚，可以安建”，最终卜定“神穴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⑨。《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直接记为“诏建攒宫于永思陵之东南，以十一月乙卯权攒孝宗攒宫于永阜陵”^⑩。这个位次对于角音所利的昭穆鱼贯葬法已经有所违背，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永阜陵下宫建在永思陵下宫之西，隔永思陵上下宫与本陵相望，是不得已的一种补救。此后，永阜陵攒宫附近还有孝宗继后成肃谢皇后攒宫，其具体位置在《宋

会要辑稿》中缺载，《宋史》记为：“孝宗成肃皇后夏〔谢〕氏，开禧三年崩，殁于永阜陵正北”^⑪。

永思陵上宫西北、永阜陵下宫以西为光宗永崇陵上宫，其下宫应在上宫西北或北面，具体位次不详。这一带本来是“迫隘”不宜用之地，永崇陵因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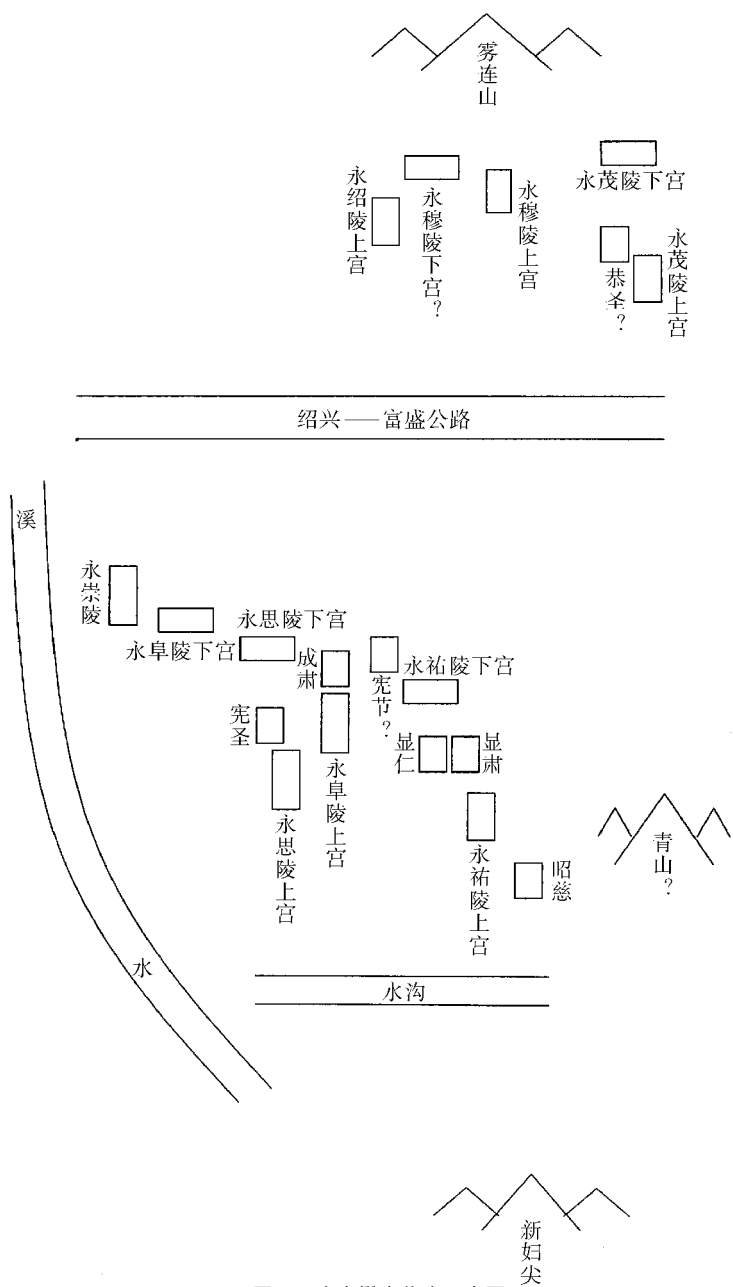
孝宗元配成穆郭皇后(薨于即位前)、成恭夏皇后，光宗慈懿李皇后，宁宗元配恭淑韩皇后，四后攒宫“并在钱湖门外三里，南山之修吉寺各殿”，各为上、下宫，“上横宫、下神御”^⑫，依惯例没有迁祔绍兴陵区。

综上所述，光宗朝以前诸帝后攒宫上宫和下宫的位次，自东而西依次为：昭慈孟太后攒宫(含下宫)，徽宗永祐陵上宫、显肃郑皇后攒宫、显仁韦皇后攒宫、永祐陵下宫，孝宗永阜陵上宫、成肃谢皇后攒宫，高宗永思陵上宫、宪圣吴皇后攒宫、永思陵下宫，永阜陵下宫，光宗永崇陵上宫和下宫(图一)。总体分布趋势仍然是自东南而西北。南宋晚期魏了翁奉诏祭谒绍兴诸攒宫，其纪事诗中有“先从攒殿拜昭慈”、“次从祐阜至思崇”等句，其自注云：“先昭慈，次永祐上下宫，次永阜上宫，次永思上下宫，次永阜下宫，终永崇。谒之日以道便，祭之日仍以尊卑得次”^⑬，所记绍兴诸攒宫的次序正与上述推断完全吻合。

从昭慈孟皇后开始，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四帝及诸后攒宫毗临而立，是为南宋攒宫的早期兆域，也是主陵区所在。这里就是《康熙志图》中所谓高、孝、光、宁四帝陵所在，也就是现在“中日合资攒宫茶场”场部及其以东百米内、以南至新妇尖北水沟、以北临近绍兴到富盛公路、以西至河溪一带区域。在该场部墙外西北地下，数年前曾经发现过若干大石条，应即某帝后攒宫原址所在。

宁宗卜陵时，“太史局周奕等于永崇陵之下(西北方向)相视，迫溪无地可择”，最终“相视得泰宁山，形势起伏，龙虎掩抱”，乃“至泰宁寺构建”^⑭。显然宁宗攒宫不在新妇尖陵区，由此开辟了南宋皇陵第二兆域。南宋早期泰宁寺的位置就是宁宗永茂陵所在，这是又一个关键性地标。

宋代有专门的寺庙供奉山陵，俗称“陵寺”。



图一 南宋攒宫位次示意图

孟太后攒于会稽宝山，即以原证慈禅院地近攒宫而充陵寺，“每遇生辰节序等，就差本院僧二十一人作道场”；同年七月，礼部奏请：“越州宝山证慈禅院已充昭慈献烈皇太后攒宫修奉香火，未经赐额度僧。诏以奉〔泰〕宁寺为额，每岁度僧一名”¹⁵。随着徽宗等人相继攒葬宝山，泰宁寺不断增加香火供奉职责。《嘉泰会稽志》记其本末云：“泰宁寺，在县东南四十里，周显德二年建，初号化城院，又改为证道院。建中靖

国元年，太师陆佃既拜尚书左丞，请以为功德院，改赐名证慈，米芾书额，寺门外筑亭曰显庆。绍兴初，诏卜昭慈圣献太后攒宫，遂以证慈视陵寺。而议者谓昭慈将归祔永泰陵，因赐名泰宁禅寺。其后永祐、永思、永阜、永崇四陵修奉皆在其地，故泰宁益加崇葺云”¹⁶。可见泰宁寺的历史远远早于南宋攒宫之建，其规模逐渐扩大。

当听到奏请以泰宁寺为宁宗攒宫时，理宗很关注地询问：“泰宁与昭慈相去多少”？在使副奏知其地在“昭慈陵侧仅一里许，往来最便”后，理宗“乃从之”¹⁷。可见泰宁寺显然不在新妇尖陵区范围内，它在昭慈陵侧一里许，具体方位未作说明，但从因永崇陵西北无地可择而不得已卜用此址的记载来推测，其地当在昭慈园陵的东或北方。当年徽宗卜葬时曾经提到一处备用地：“泰宁寺青山园地，在昭慈圣献皇后攒宫之东”¹⁸。这段话也可证泰宁寺的大方向应该是在昭慈园陵的东面。从新妇尖陵区的实际地貌考察，其正东及东南岗阜相接，应该不存在兴建和扩建寺庙的可能，泰宁寺——宁宗攒宫应该在其东北方向。

这个位置的判定还可以参照北宋皇陵的有关礼制来佐证。首先，巩义陵区的陵寺如永昌禅院、永定禅院、昭孝禅院、宁神禅院等，一般都在所奉皇陵或陵区的西北或北部¹⁹。其次，按照“五音姓利”之说，赵姓所葬从东南到西北、自尊长而卑幼鱼贯而排列为吉，永安四个陵区也正是由南而北、由东向西延展的。在今巩义市城南的西村，宣祖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自东南而西北排列，是为整个永安兆域中最早的三陵；此后诸陵的发展顺序是：三陵北部略偏东为真宗永定陵；复北为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三陵西南为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按照这两个规则，泰宁寺——永茂

陵的最合理位置，也应该是在新妇尖陵区的东北方向。无论如何，宁宗不可能葬于孟太后攒宫的东南或正东。

南陵区东北方的“徽宗陵”区域特别值得注意，其南部地貌和新妇尖一带比较相似，都有小山自东南逶迤而来，由高而低，伸向平岗。对应《康熙志图》所标宁宗陵以东小山（青山？）的北偏西之地，尚可见大量旧条石作为房基使用，应该是南宋攒宫的遗物。房屋北面有条石圈砌的坟冢，传为“徽宗后陵”。如果这真是一处南宋帝后墓，墓主最可能是杨皇后，宁宗继配恭圣仁烈杨皇后，“绍定五年十二月崩，祔葬茂陵^⑤”；宁宗攒宫应在其东南。这片区域的北端即传说“永祐陵”处，西、北两面迫近山根，与宋皇室所宗奉的风水信仰相悖，不会是帝后攒宫基址，尤其不可能是在南宋初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徽宗或孟太后陵址所在，其幅员也不足《宋会要辑稿》所记载的二百五十亩，很可能原是永茂陵下宫。

宁宗以后，理宗葬于咸淳元年（1265年）三月，度宗葬于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德祐二年正月恭帝以临安降元。关于永穆、永绍二陵的详细情况，缺乏南宋时期的可靠记载，按照《康熙志图》，在新妇尖陵区的北面有永穆（东）、永绍（西）二陵，永穆陵位于上面所考证的永茂陵陵址西北，理宗于宁宗为继子，其位次与宋代习俗相吻合。今所传永绍陵位于永穆陵西偏北，其位次也与宋代习俗相吻合，惟其地迫近山根，与宋陵的风水理念相违。这里有古井一口，如的系宋代遗物，可以间接证明是供奉理宗神御起居的永穆陵下宫所在。度宗永绍陵应当在此地以西或以南。在理宗陵东南与“徽宗陵”之间有一处传为“高宗后陵”，这里有小山脉界隔，似乎不宜建陵，也可能是宁宗后陵的讹传。

综上所述，南宋攒宫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陵区即新妇尖陵区，葬徽、高、孝、光四帝和孟、郑、韦、邢、吴、谢六后；北陵区即雾连山陵区，葬宁、理、度三帝和杨后。

三、杨琏真伽盗陵与绍兴攒宫位次异说的出现

仔细审读宋元间关于南宋攒宫被盗掘以及帝

后遗骸处理的记载，也可以发现诸攒宫位次关系的蛛丝马迹。关于南宋帝后遗骸的善后处理，有陵使罗铣即原地掩埋、绍兴义士唐珏盗骨葬于兰亭天章寺前、故宋太学生林德阳盗骨葬于东嘉等不同说法，到元末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转述时已难辨是非^⑥。相比而言，宋遗民周密的《癸辛杂识》成书较早，所透露信息的可信度也更大一些。

《癸辛杂识》记载，南宋攒宫经前后两次盗毁。第一次在至元二十二年八月^⑦，“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事竟，罗陵使买棺制衣收敛，大恸垂绝，乡里皆为之感泣”。第二次在当年十一月，“复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罗陵使亦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⑧”。这两次先后间隔大约三个月的盗陵，并非刻意选择彼此先后，所对应的刚好是南宋诸攒宫的南北两个区域。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一起被盗掘，间接可证它们相距不远，永茂陵也在北陵区。

《癸辛杂识》还收录了一份盗陵诸贼因事后分赃不均而互讼的状词，进一步印证了诸攒宫的位次，内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槨，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⑨”。这段带有法律文书意义的文字，用词精确，值得认真玩味。八月所盗，为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十一月所掘为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这先后两组攒宫的排名顺序，除了漏载韦后、邢后外，与上文推定的南北两组攒宫各自由东而西的排列顺序大体吻合，可以作为南宋攒宫原初排序的一个重要佐证。

从这段讼辞来看，两次盗陵后帝后骸骨处理的方式不尽同。八月所盗北陵区，只是“割破棺槨，尽取宝货”，惟“断理宗头”，并没有损毁其他陵骨，《癸辛杂识》“罗陵使买棺制衣收敛”之说应该是可信的。帝后重新敛葬处应该就是原穴，即上宫攒殿故址，所以北陵区攒宫位

次基本没有混淆。永茂陵之所以失载于《康熙志图》，在当地又讹为“徽宗陵”，可能与泰宁寺的一桩公案有关。

嘉定十七年（1224年），泰宁寺被卜定为宁宗攒宫基址，但作为诸攒宫的“陵寺”，泰宁寺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毁弃，而是迁址重建，并且规模更加宏大。《宝庆会稽续志》记载：“泰宁禅寺，在县东南四十里，旧号证慈。绍兴初，诏卜昭慈圣献皇后攒宫，以证慈视陵寺，遂改赐今名。自后永祐诸陵修奉皆在焉。嘉定十七年，以其地充永茂陵攒宫，十月乃移寺于颜家山，增创神位殿，法堂、方丈、廊庑，为屋二百五十余间，深邃显敞，比旧不侔矣”^⑤。按照《康熙志图》所标，泰宁寺在整个陵区西缘的溪水以西，当永茂陵卜穴时，在“永崇陵之下相视，迫溪无地可择”^⑥，可知永茂陵不会选择隔溪水而建，因此《康熙志图》所标只能是嘉定十七年重建的新泰宁寺。杨琏真伽盗陵的导火索，便是泰宁寺无良僧人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又因“发魏王冢多得金玉，以引起发陵之想”。于是演福寺僧允泽指使两个刁僧，“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率先盗掘了北陵区。杨琏真伽等人的目的在于争夺寺地、掘取财宝，“其宗恺与总统（杨琏真伽）分赃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见为寺主，多蓄宝货，豪霸一方”，他们得志后不一定非要即永茂陵故址重建泰宁寺，“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⑦。但这里既被括为寺产，宋遗民对于重葬的宁宗骸骨只能讳莫如深。当盗陵纷扰尘埃落定，这处陵址故老相传，后来讹为在南陵区已无对应的徽宗陵。

南陵区被盗晚于北陵区，但破坏程度却比北陵区更甚，帝后遗骨遭到了惨绝人寰的羞辱和毁弃。面对恶僧的暴行，一些以“忠义”自许的南宋遗民为保全帝后遗骸而各尽所能，这些活动在当时是绝密的，因而导致了后来关于诸帝后遗骸下落的说辞各异，进而影响到南区各陵位的认识。关于南陵区帝后遗骨处理，官方的说法是：盗掘攒宫后，“越七日，总浮屠下令哀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⑧；民间则有原位重葬和盗出陵区异地重葬两种传说。

原位重葬说见于《癸辛杂识》：“罗陵使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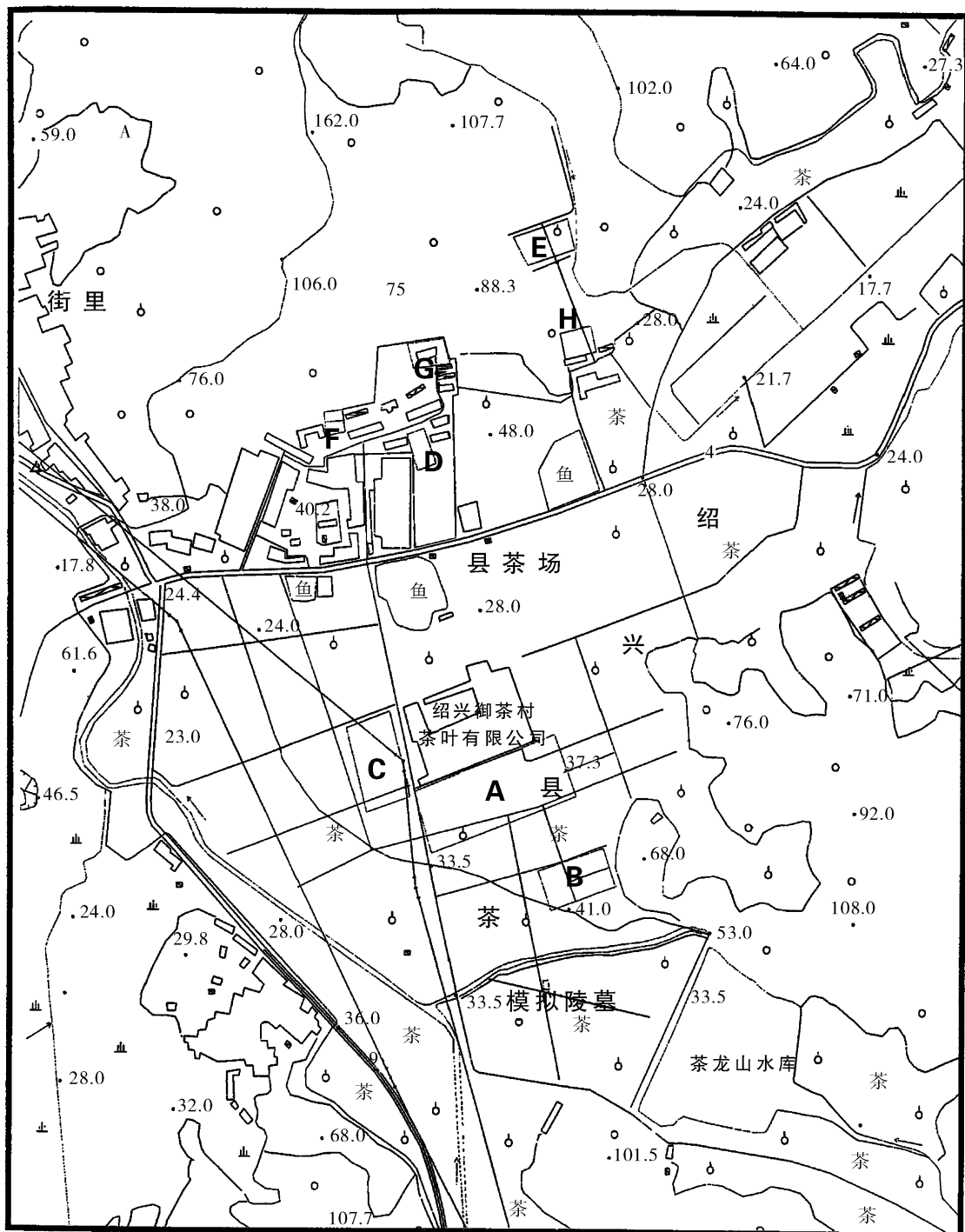
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这种说法实际上自相矛盾，既然已经重新殓葬，墓内已无他人“可欲之物”，就不应该再“悉从火化”，忠心耿耿的罗铈不会做出这种既悖礼悖俗又显然是多此一举的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传闻不可靠，“亦如前棺敛”是从北陵区帝后遗骸处理方式推演而来；而“后悉从火化”背后的真相则是盗陵诸僧将“未朽者焚之”。

盗出帝后遗骸在陵区外异地重葬说，得自宋遗民记载。陶宗仪所见《唐义士传》（编成于元皇庆二年以前）云主其事者为会稽山阴人唐珏，又见郑明德（元祐）之《林义士事迹》则云宋故太学生林德阳“得高、孝两朝骨”；《癸辛杂识》中又有“高宗陵骨发尽化，孝宗陵顶骨小片”之说，所以陶氏深疑之：“不知唐义士所易者何骨也，林义士所收者又何骨也”^⑨。至于陵骨的重葬地点，“唐义士”说未说明具体地点，后来传为会稽兰亭天章寺前；“林义士”说则云在东嘉。清初全祖望杂和诸家之说，认为：“时罗铈方惧害，亡匿民间。闻诸陵尽发，乃具衣冠求遗蜕无所得，得孝宗顶骨小片及诸后骨之未收者，大化之。诸遗民则潜瘞所拾于兰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为一穴，上植冬青树六本以识”^⑩。

事实上，南陵区诸帝后遗骸是否在“杂置牛马枯骼中”以前被抢出重葬已不能确知，但可以肯定，侥幸被迁出的帝后遗骸到明初时已不详具体葬地，根本没有回葬原穴。此时距盗陵事发已近百年，参与转移陵骨者均早已谢世，纵有直系知情者，至少也是孙曾行辈，兆域中的旧陵位应该仍在，甚至埋在土中的石藏等都不会被移动，但每个陵位的原葬主人是谁早已模糊，特别是再有徽宗、郑后、邢后三座空宫夹杂其间，使得南陵区诸攒宫位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讹传。

四、考古调查与南宋皇陵位次的确定

考古调查、试掘是解决南宋各攒宫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南宋攒宫各有上、下宫，上宫有鹊台、献殿、攒殿，下宫有前后殿等^⑪，按说应该能够钻探出遗迹，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多次平整土地，使陵区的地貌受到很大破坏，一些石材还被集中起来修建青龙山水库，使得本来就



是地面遗迹寥寥的南宋皇陵特别是南陵区更加难觅踪迹。陵区现存的松树，最粗壮者树龄也不过120~180年，距离明初甚远，更遑论南宋，只能视为陵园遗迹的标记，而不能作为陵位确定的依据。

“光宗”、“宁宗”墓区翻耕茶园时，曾采集到瓦当、滴水、脊兽、砖瓦等建筑构件，从有关文字介绍来看，这批东西具有典型的宋代特征^②，表明该区域原来应该有宋代建筑遗址。1999年，在“高宗陵”以北50余米处地表以下1米多的地方，发现两处宋代建筑遗址，残存墙基、柱础

等,地面铺砖、条石,其方向均为南偏东 5 度^③,和北宋诸陵朝向特征相同,具有典型的宋陵建筑特征,从其所处方位来看,应该与永思陵或永阜陵有关。

1996 年在陵区西北牌口村征集到“皇帝永茂陵”残碑,后来在“徽宗陵”区域东面还先后出土过“帝陵”、“皇帝永绍陵”残碑^④。从宋陵制度和三块石碑特点来看,它们应该是明初或清代雍正时期重修宋陵前所立的标志碑,而不是宋代遗物。三碑均已发生位移,对于考订南宋攒宫位次的意义不大。

由浙江遥感考古工作站等单位编制的《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考古研究报告》确定了 A、B、C、D、E、F、G、H 八个值得重点研究的地点^⑤(图二),把这 8 个地点结合《康熙志图》,再和上文推定的南北区各攒宫位次相对照,三图相关位置重叠后结论如下:

甲、南陵区:《康熙志图》之“光宗陵”、《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考古研究报告》之 B 地点(简称“遥 B”,以下 A、C 等同),应为南陵区的东南角,其位置已经在新妇尖东北,不太可能设置攒宫,2006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钻探发现,这里地下约半米即为砂砾石,其下为岩石^⑥,也可以证明不应该是陵位。昭慈孟太后陵应该在“遥 B”的西面或西北,正对或偏西北对新妇尖。《康熙志图》之“高宗”、“孝宗”二陵以及“宁宗陵”的西部,即“遥 A”地点,地面多见宋砖和残破的砖瓦、瓷片等,应为徽宗、韦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等攒宫所在。“遥 C”地点应为光宗永崇陵原址。

乙、北陵区:“遥 H”地点应为宁宗永茂陵或皇后陵所在,2006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徽宗后陵”东南钻探发现地下约 1 米处有夯土迹象;“遥 E”地点应为永茂陵下宫原址或南陵区帝后遗骸的潜埋处。《康熙志图》之度宗陵、“遥 F”地点应为度宗永绍陵所在;《康熙志图》之理宗陵、“遥 D”、“遥 G”地点应为理宗永穆陵上下宫所在。

南陵区中的“遥 A”地点,包括其北面的“绍兴御茶村茶叶有限公司”一带,是南宋皇陵的核心位置,应该是未来考古调查勘探的重点区域。

注 释

- ①[清]董钦德辑:《(康熙)会稽县志》卷首,“宋六陵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铅印本,第 1 册,第 60~61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
- ②[清]董钦德辑:《(康熙)会稽县志》卷十五,“祠祀志中·陵”,前揭注,第 2 册,336 页。
- ③陈万里:《瓷器与浙江》,第 125 页,中华书局,1946 年。
- ④孙中家等:《中国帝王陵寝》,第 235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⑤黄濂:《中国历代帝陵》,第 191 页,大连出版社,1997 年。
- ⑥何忠礼等:《南宋六陵略考》,《杭州大学学报》第 15 卷第 2 期,1985 年。示意图另见何忠礼等:《南宋史稿》第 433 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⑦[明]张元忬等:《(万历)会稽县志》卷十四,“礼书六·祠祀之属·宋陵”,《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万历三年刊本,第 2 册,第 549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
- ⑧[明]刘辰:《国初事迹》,见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点校本第 80~8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 ⑨[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辛卯,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本《明实录》第 2 册,第 1011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 ⑩[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庚辰,校印本《明实录》第 2 册,第 1050~1051 页。理宗颅骨被制为饮器事系由翰林学士危素向明太祖奏报,其事在《明史·危素传》中也有详细记载。
- ⑪周燕儿:《绍兴发现明教葬宋理宗顶骨碑》,《越文化研究通信》2006 年 10 月 15 日,总第 96 期。
- ⑫[明]张元忬等:《(万历)会稽县志》卷十四,“礼书六·祠祀之属·宋陵”,《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明万历三年刊本,第 2 册,第 552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
- ⑬[明]赵东山:《跋谢翱冬青树引后》,见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一〇,“序一”,据涵芬楼藏抄本等影印,第 2 册,第 2096 页,中华书局,1987 年。
- ⑭[清]全祖望:《鮑琦亭集》卷三三,《冬青义士祠祭议与绍守杜君》,《四部丛刊》本,据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重印,第 293 册,第五页,上海书店,1989 年。
- ⑮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 年 1 期。
- ⑯陈朝云:《南北宋陵》第 210~212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浙江遥感考古工作站等:《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考古研究报告》第 9~10 页,2007 年 5 月刊印。
- ⑰[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八一八九,礼三七,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本,第 2 册,第 1329 页,中华书局,1957 年。本文所引《宋会要辑稿》皆为此本,以下不另注版

本。

- ⑬~⑯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八一八九，礼三七，第2册，第1328~1329、1330、1354、1331、1356、1332、1117、1332、1332~1333页。
- ⑰堪輿术对宋陵的影响，许多调查、研究者都已注意到了，如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而且还有过专文论证，如冯继仁：《论阴阳堪輿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文物》1994年8期）等。
- ⑲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五，排印本，第814页，中华书局，1988年。
- ⑳ [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傅根清点校本，第150页，中华书局，1996年。
- ㉑ [宋] 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九，“山·宝山”，《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本，第7册，第6861页，中华书局，1990年。
- ㉒ [元] 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高宗宪节邢皇后》，点校本第25册，第8646页，中华书局，1977年。
- ㉓ [宋] 赵汝愚：《论山陵乞下礼官详议疏》，见 [明] 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五，《礼乐·丧礼·山陵及祭礼》，据明永乐本影印《历代名臣奏议》，第2册，第16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㉔~㉖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八一八九，礼三七，第2册，第1328、1356、1328~1329页。
- ㉗ [宋]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三，“光宗皇帝”，汝企和点校本，第46~47页，中华书局，1995年。
- ㉘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三九三，《詹体仁传》，点校本第34册，第12020页，中华书局，1977年。
- ㉙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逸文，“永阜攒陵议”，徐规点校本，第900页，中华书局，2000年。
- ㉚④⑤⑦⑧⑨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八一八九，礼三七，第2册，第1332、1332~1333、1339、1332~1333、1328、1332~1333页。
- ㉛ [宋]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三，“光宗皇帝”，汝企和点校本，第46页，中华书局，1995年。
- ㉜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三，《礼志·凶礼·园陵》，点校本第9册，第2875页，中华书局，1977年。
- ㉝ [宋]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十四，“行在所录·攒宫”，《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本，第4册，第3497页，中华书局，1990年。
- ㉞ [宋] 魏了翁：《鹤山集》卷十，《八月七日被命上会稽沿途所历拙于省记为韵语以记之舟中马上随得随书不复叙次二十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四，别集类三，第1172册，第15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 ㉟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八一八九，礼三七，第2册，第1332~1333页。
- ㊱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八一八九，礼三七，第2册，第1339页。
- ㊲ [宋] 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七，“宫观寺院·泰宁寺”，《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本，第7册，第

6828页，中华书局，1990年。

- ㊳可参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六章“北宋皇陵寺院”，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 ㊴ [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三，《礼志·凶礼·园陵》，点校本第9册，第2876页，中华书局，1977年。
- ㊵ [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点校本第43~49页，中华书局，1959年。
- ㊶关于盗毁南宋攒宫的年代，《癸辛杂识》两处都记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南村辍耕录》引《唐义士传》记为“岁戊寅”，即至元十五年。按《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瑄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既然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已经用盗发宋陵所得财宝建寺庙，则《癸辛杂识》所记次年八月、十一月始盗陵，显然不合情理。所以杨瑄真加盗陵事应发生在至元十五年戊寅，至元二十二年则可能是盗陵诸僧因分赃不均而互讼的年代。
- ㊷ [宋]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杨髡发陵”，点校本第263~264页，中华书局，1988年。这段文字关于南陵区记载存在明显的讹误，其一是宋钦宗未葬绍兴，宋、金双方文献中均有钦宗归葬巩洛的记载，所掘空棺应该属于徽宗郑皇后或高宗邢皇后；其二是南陵区中没有“光、宁诸后”，她们分别葬于杭州和北陵区，可能是将高宗或孝宗的祔葬皇后误指。
- ㊸ [宋]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杨髡发陵”，点校本第152页，中华书局，1988年。
- ㊹ [宋] 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三，“泰宁寺”，《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本，第7册，第7127页，中华书局，1990年。
- ㊺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卷八一八九，礼三七，第2册，第1332~1333页。
- ㊻ [宋]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杨髡发陵”，点校本第152页，中华书局，1988年。
- ㊼ [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点校本第43页，中华书局，1959年。镇南塔建于杭州南宋皇宫旧址，元末张士诚据有苏浙，其弟士信守杭州，拆塔以砖筑城，其址在今凤凰山南。
- ㊽ [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点校本第43~49页，中华书局，1959年。
- ㊾ [清] 全祖望：《鮑埼亭集外编》卷四三，《笞史雪汀问六陵遗事书》，《四部丛刊》本，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第295册，第十七页，上海书店，1989年。
- ㊿关于南宋皇陵的基本制度特征，拙文《宋代皇陵制度研究》中曾有涉及，其详细情况，容当另文撰述。
- ①陆菊仙：《宋六陵的历史与现状》，《东方博物》第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 ②《宋六陵茶园改造工程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转引自陆菊仙：《宋六陵的历史与现状》，《东方博物》第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 ③葛国庆等：《绍兴发现宋六陵宁宗墓碑》，《文物天地》1997年6期；葛国庆：《宋六陵三陵碑为何碑不同》，《绍兴日报》1998年8月5日第3版；葛国庆：《绍兴再次发现宋六陵

（责任编辑 宋远茹）

Study on the layout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usoleums in Shaoxing County , Zhejiang Province

（ Abstract ）

The earliest outline map about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of the South Song imperial mausoleums (Cuan Gong) was recorded in the Map of the Six Song Mausoleums attached to the Kuaiji County Annals at present.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of the South Song imperial mausoleums in this map not only goes against the burial custom of Song's royal families , but also against the records of other mater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may be the presumed seating arrangement which is acknowledg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 in the other word , the place of mausoleums or other remains ruined by Yanglianzhenjia (杨琯真伽) ,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seating arrangement of South Song imperial mausoleums. The essential reason of having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of the South Song imperial mausoleums is the monk's destructive ruin in Yuan Dynasty. Based on the Compilation of Song's Regulations , the related record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 and the basic character of mausoleum institution about Song Dynasty , this research tries to conclude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of South Song imperial mausoleum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area.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mausoleum includes the Cuan Gong of Empress Dowager Meng , the Yongyou mausoleum , the Cuan Gong of Empress Zheng , the Cuan Gong of Empress Wei , the imperial bedroom of Yongyou mausoleum , the Yongfu mausoleum , the Cuan Gong of Empress Xie , the Yongsu mausoleum , the Cuan Gong of Empress Wu , the imperial bedroom of Yongsu mausoleum , the imperial bedroom of Yongfu mausoleum , and the tomb and imperial bedroom of Yongchong mausoleum. The northern part is the mausoleum area of Wulianshan (雾连山) , and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includes the Yongmao mausoleum , the Cuan Gong of Empress Yang , the imperial bedroom of Yongmao mausoleum , the Yongmu mausoleum and Yongshao mausoleum.

本刊编辑部可邮购以下书刊

（价格均为人民币，免邮资）

《考古与文物》精装合订本 80—2007 年，每册 150 元。

《考古与文物》部分单行本，每本 12 元，现有：

86 年 1—6 期 87 年 2—3、6 期

88 年 2—6 期 89 年 1、6 期

90 年 3、5、6 期 91 年 1、4—6 期

92 年 1—5 期 93 年 1、4、6 期

94 年 5、6 期 95 年 2—6 期

96 年—2007 年 1—6 期

《史前研究》86、87 年精装合订本，每册 80 元；

90—91 年辑刊，每册 20 元

《考古与文物》100 期总目录索引》，每本 8 元

《中国考古学论集》，每本 20 元

最新出版：

《古文字论集》（二） 每册 20 元

《古文字论集》（三） 每册 30 元

《考古与文物》2002 年先秦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2 年汉唐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4 年先秦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4 年汉唐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7 年先秦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

《考古与文物》2007 年汉唐考古专号，每册 50 元